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从临摹到创作·兰亭序

秦金根／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王羲之
會稽山陰之蘭亭脩楔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从临摹到创作·兰亭序

■ 蔡金根 /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天曙
技术编辑 钱勤毅
装帧设计 潘志远
责任校对 周倩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兰亭序 / 秦金根著.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1

(从临摹到创作)

ISBN 7-80725-169-7

I. 兰... II. 秦... III. 行书-书法
IV. J292.1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3486号

从临摹到创作·兰亭序

秦金根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4.5

印数: 0,001-5,000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725-169-7/J·165

定价: 12.00元



出版说明

从临摹到创作，是任何一位书法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书法的艺术特性，既决定了它比其他艺术更加注重“临摹”这个入门和修习的途径，同时更加追求“创作”这个蜕化和升华的境界。但两者之间，并非是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某种超越于因果关系的转换性奥秘。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无不是在参透这种奥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的。

然而，由于书学语境的不同，古人往往极少保留自己的临摹书迹，对临摹和创作并非像我们今天一样看得泾渭分明、指向明确。一代又一代人从临摹到创作的实践轨迹和心路历程，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湮没。

为了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探寻从临摹到创作的转换性奥秘，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从临摹到创作”的丛书。它们通过古代书学体系中对于从临摹走向创作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方面的挖掘，以独立的书家或具体的作品为阐释对象，尽可能紧密地综合多种信息，如渊源与流派、因袭与变革、主体与客体、意志与规律以及文字材料与图像资料等等，以期给读者带来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就那些书法史上开宗立派、承前启后的大家而言，既梳理出他们关于临摹与创作的作品与文献材料，更尝试分析他们或隐或显、相对理性的取法脉络和过渡方法；就那些书法史上熠熠生辉、永为经典的杰构来说，既分析它们的技法特点和艺术风格，更关注在不同时代里，后人如何对它们于不同层面上的理解、借鉴与取舍。当然，在编写过程中，面对同样的文献材料，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阐释方法和呈现效果；面对不同的阐释对象，又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交叉重叠，但所有这一切，都将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更灵活因而也更全面的立场上，去寻绎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这也是本套丛书希望达到的一种整体效应。

目 录

一 王羲之与《兰亭序》 /1

(一)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1

(二) 《兰亭序》的艺术特征及影响 /10

二 《兰亭序》的技法特征 /13

(一) 《兰亭序》的笔法分析 /13

(二) 《兰亭序》的结构分析 /23

(三) 《兰亭序》的章法分析 /28

三 《兰亭序》的后世临摹及影响 /37

(一) 关于《兰亭序》的后世临摹本 /37

(二) 《兰亭序》与后世行书的发展 /58

四 结语 /63

一 王羲之与《兰亭序》

(一)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在中国的书法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书法家的影响力超过王羲之，他被人们尊称为“书圣”。同样地，在王羲之身后，可能还没有哪位书法家在其书法艺术活动中没有从他的书法艺术活动中汲取过营养。这种评价并非失之主观，唐太宗所著《王羲之传论》中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这“尽善尽美”，在书法史上也只有王羲之一人才能当担得起！

王羲之（303—361）（图1），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小的时候他不善言辞，并不为人所重视。长大后性情疏放，以骨鲠著称。又喜道家之学，徜徉山水，得其灵秀。政治上淡泊名利而又关心朝政，重视民间疾苦，有政声。出身一流士族，曾为官右军将军、会稽刺史，所以

神品子相之遺字
此日明乎海川之
訂也通順今所刻
康今英手製此
神品子相之遺字
今官能見清王公
時時夢夢於會
小名義國時時
金德如松石
曲有全通
諸丁仙侯
同曲風之在茲



图1 王羲之像



图2 兰亭的鹅池



图3 王右军祠

世称“王右军”。(图2,图3)

王羲之学习和从事书法艺术有良好的环境。东汉末年,书法已逐渐走向独立,在汉字书写实用性的前提下,其艺术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掘,并在士林中掀起了创作和欣赏书法艺术的良好氛围。东汉末年的书法理论也已滥觞,这对推动书法艺术的进一步自觉意义重大。这一时期,书体进一步分化,胎息汉隶而生的草、行、楷已具规模,并最终将取代汉隶,成为人们日常书写的主角。东晋偏安江左,政治上虽然软弱,但文化上仍承继大统,发展得欣欣向荣。重视和提倡书法更是这个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书法艺术以家族为单元得到空前的发展。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活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艺术背景下展开的。

王羲之的家族南移后曾与司马氏共天下,可见其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之大。这个家族同样非常重视文化艺术,王氏子弟大多善书,有些还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羲之的叔父王虞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具有多方面的素养和艺术才能,尤其长于书画,在东晋初年享有广泛的影响力。王羲之在这样的家族中,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长大后游于书艺也就顺理成章了。

王羲之专事书法艺术并取得巨大成就与其性情、天资、文艺修养等密不可分。他性情洒脱,不拘于物;纵情山水,尽享自然之美;虽在朝中为官,却远离政治漩涡。这种疏放脱俗的性情显然极有利于艺术的创造。王羲之天资聪颖,加之池水尽墨的功夫,保证了他对书法创作所需技法的领悟与积累。王羲之系出高门,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他交游广泛,与孙绰、支遁、谢安等相友善,他们之间的交往增长了王羲之的见识,无疑有益于其书艺的创造。

王羲之的成功还在于其转益多师,博采众长。王虞是王羲之的叔父,擅长行书、草书、飞白书。王羲之幼而失怙,作为叔父的王虞当有督教之责,所以,王羲之从叔父处学习书法技法当在情理之中。南朝齐王僧虔《论书》中有一段记载:“平南王虞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虞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王虞为右军之师。”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验证,王羲之与其叔父王虞之间确有书法技法的传承关系。不妨认为,王羲之的行、草书基本



图4 曹魏 钟繇 荐季直表（局部）

技法的积累与其叔父关系密切。而王羲之的楷书则师从卫夫人,这是为人所熟知的。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羲之)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卫夫人名铄,字茂漪,出身于书法世家。卫夫人“正体尤绝”,可知王羲之的楷书是从卫夫人那儿启蒙的。但是,王羲之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并不为上述两位老师的书法所束缚。王虞和卫夫人的书法都和曹魏的钟繇的书法有渊源关系,所以,当王羲之有一定书法基础的时候,就不满足于本师,进而改本师,上溯钟繇等人的书法便成为可能。仍然在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记载:“(王羲之)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王羲之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为其改变质朴书风、创妍美流便的新体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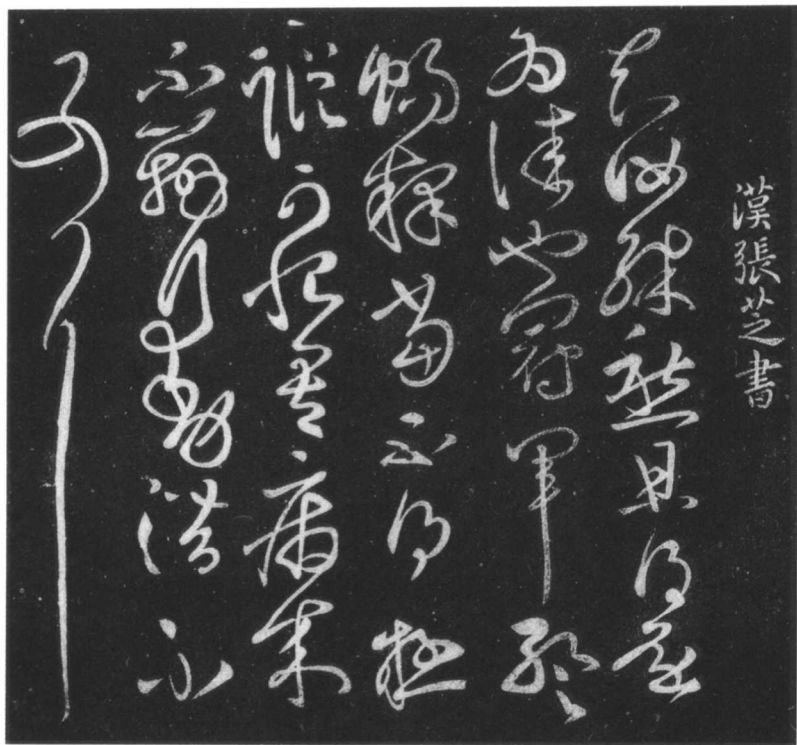


图5 东汉 张芝 冠军帖

而王羲之确立在书法史上无与伦比的高峰地位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变法创新的能力。如果不能确立自己独特的个性书风,想要在书法史上青史留名是不可能的;如果所确立的个性书风不能代表其时代特征,想要在书法史上确立无与伦比的高峰地位也是不可能的。王羲之不仅确立了其独特的个性书风,而且其个性书风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其历史地位的高度难有比肩之人。王羲之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增损古法,一变汉魏质朴书风,创妍美流便之体,并臻于神妙。

但是王羲之创造时代新风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其苦思冥想的自创,而是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王羲之来变法,也一定会有其他人来创立丰碑。从书法史上看,东汉末年的民间书写中已经出现了草、行、楷书的萌芽,已有人对此做过整理和推广工作,其突出代表就是曹魏的钟繇。钟繇总结今体书法的成就,进一步减弱隶书的书体和书风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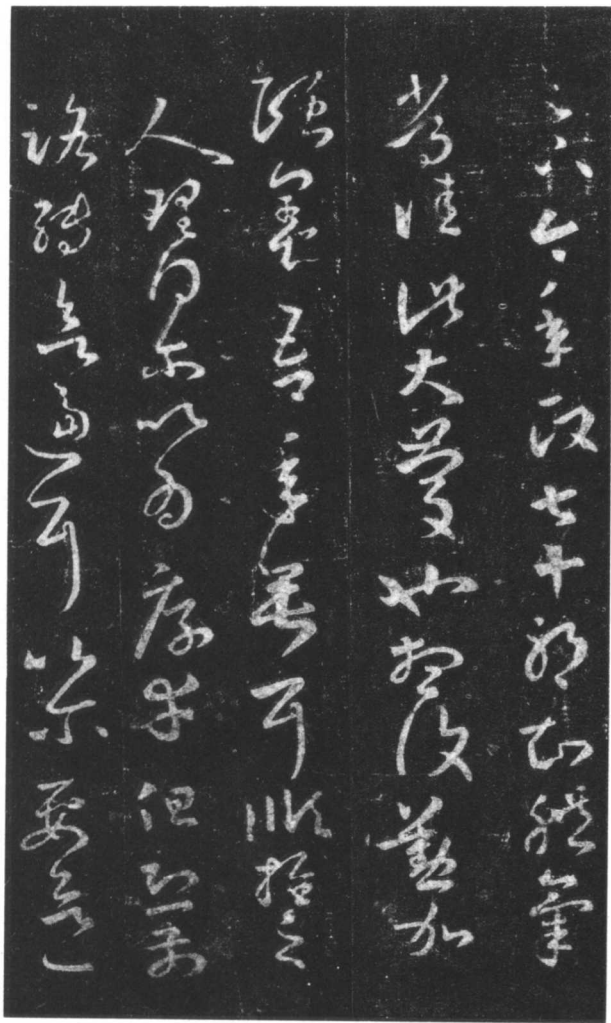


图6 东晋 王羲之 十七帖（局部）

征，我们现在见到的他的楷书就是很好的证明（图4）。钟繇也正是借此确立了其在书法史上的极高地位。而其书法中残存的隶意正是王羲之在继承其书法的基础上将之革除，完全确立起今体楷书的面貌。王羲之确立草书、行书的今体规范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今体草书在东汉张芝（图5）的手上已基本没有章草的痕迹，王羲之的功劳只是将时代气息融入到今体草书中，并将之在实用中推广。王羲之的《十七帖》（图6）就是很好的注脚。从王羲之同时代的边关文书《李柏文书》和王羲之本人的《姨母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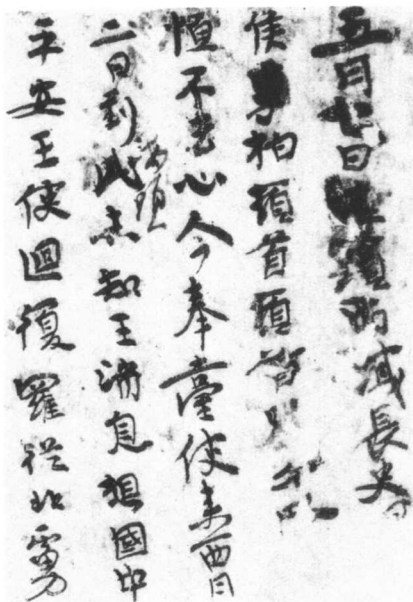


图7 东晋 李柏文书（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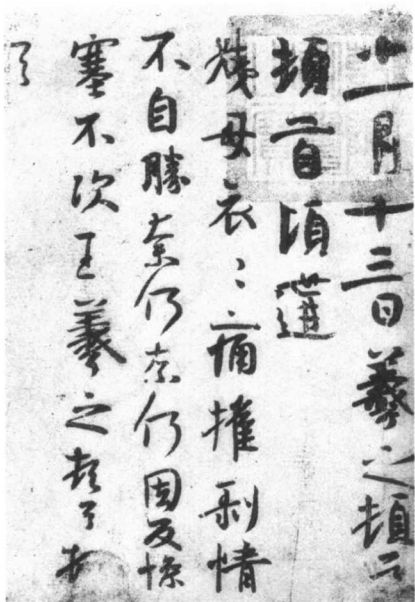


图8 东晋 王羲之 姨母帖

便可以佐证其创立今体行书规范的大致情况。《李柏文书》（图7）中的“平”、“安”、“与”、“事”等字与王羲之行书中的结构、风貌有相似之处，只是用笔不精罢了。而李柏作为一名边关的长吏，文化程度较低，而其书法却与王羲之书法有暗合之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时代感使然。王羲之本人的《姨母帖》（图8）书风古质，和其他行书的风格迥异，这说明该帖是其早期作品，继承汉魏古质的书风远多于其自身所创立的面貌。而他后期立法显然抛弃了这种古质，代之而为妍媚和流动的时代特点。

王羲之各体兼擅，但最能体现其书法艺术成就的当然是今体，即楷、行、草书。

楷书虽为钟繇创立，但真正完善却是王羲之。王羲之去除钟繇楷书中的一切隶书意味，将结体从扁方变为长方，创制出规范千古的楷书法式。从此使楷书的各种基本点画有了明确的分工，使隶书与楷书完全分流。其楷书代表作品有《黄庭经》、《乐毅论》、《曹娥碑》等，其楷书作品为后世广泛效法，形成楷书发展的主要流派。

今草最根本的特征是富于变化，但变化也是在法度中体现出来。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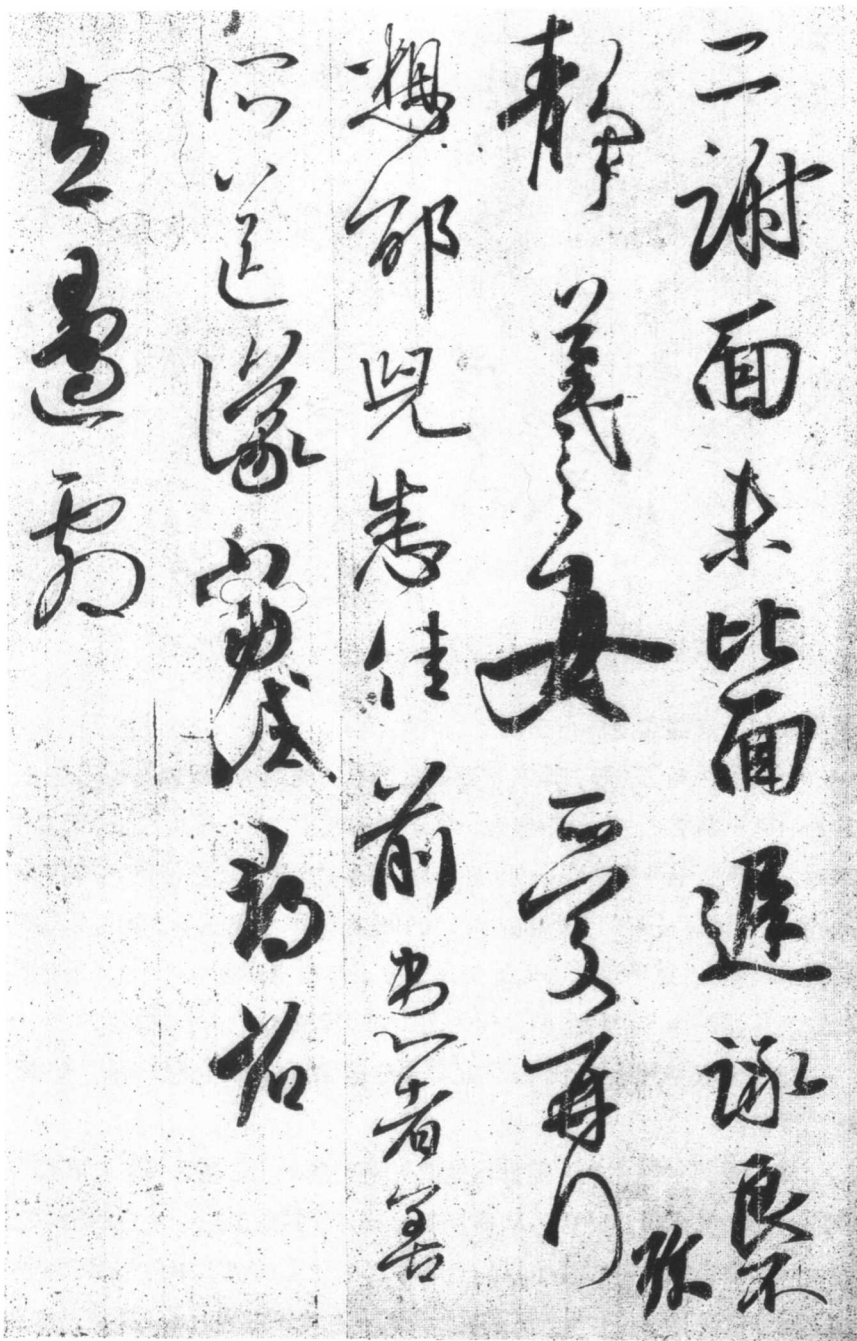


图9 东晋 王羲之 二谢帖

羲之对草书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张芝草书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了草书的法则，为后世树立了标准，并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成为后世竞相效仿的典范。后世草书虽流派纷呈，而追本溯源，莫不肇始于王羲之。其草书代表作品是《十七帖》。

王羲之对行书的贡献则在于改变古质之风，确立调畅流美的新风格。他丰富了行书的笔法，使之更灵动；其体势虽也追求平衡，但在平衡中力求开阖聚散，达到灵动潇洒之态。王羲之对行书的另一贡献也是其为行书立了规范，成为后世追摹的典范。其行书代表作品有《丧乱帖》、《二谢帖》（图9）、《快雪时晴帖》等，而王羲之最得意的、也是最能代表其行书成就、在书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行书作品当是《兰亭序》。

(二)《兰亭序》的艺术特征及影响

在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参加者有谢安、郗昙、孙绰、孙统、李充、许询、支遁等名士四十二人之多。当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众人作“流觞曲水”之戏。觞筹交错之余，众人赋诗吟咏，“畅叙幽情”。雅集的诗作，结集在一起，王羲之被推举为之作序，并在微醉的情形下，乘兴挥毫，用鼠须笔、蚕茧纸，创作了书法史上的旷世神品，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图10）。据说，王羲之本人对《兰亭序》也甚为得意，醒后多次书写，但都不及，可见当时实为神来之笔。《兰亭序》又有《临河序》、《兰亭记》、《兰亭文》、《兰亭集序》、《禊帖》等别称。



图10 东晋 王羲之 兰亭序（神龙本）

《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法的代名词，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为后世书法家竞相取法的对象，在书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兰亭序》虽为乘兴而作，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精髓的自然流露和集中体现。全篇字的大小参差，长短相间，错落有致，如扶老携幼，顾盼生情；重复之字进行不同处理，竟无一雷同；其笔法老练圆熟，精工细巧，点画映带相生，气脉相通；字的结构、体势富于变化，千姿百态，各具特色，法度俨然。整篇章法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整体气势冲和安详，从容不迫，能充分体现“晋韵”的特色。《兰亭序》后的千余年间，凡以行书名世的书法家，莫不以此为法式，从中汲取营养，然后再加入己意，形成自身风格。以单帖笼罩整个书法史，影响后世，形成风气，莫过于此帖而已。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
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

《兰亭序》为羲之子孙所宝，十分珍爱，藏之高阁，不轻易示人。隋时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智永又传给了弟子辩才。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重金收求，得到很多珍贵的手迹，但就是不见《兰亭序》。后听说此帖在辩才手中，于是派萧翼使用计谋赚取《兰亭》。唐太宗得到此帖后珍爱有加，死后将之殉葬昭陵，随其长眠地下。

唐太宗赚得《兰亭序》之后，除去自己把玩临摹之外，他还希望更多的人能将之作为学习的范本。于是，他命近臣中善勾摹的赵模、冯承素、诸葛贞等进行双勾向拓，又命善书者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进行临摹，并将向拓本和临摹本分赏给王公近臣，使他们朝夕把玩临摹。这些向拓本和临摹本虽然下真迹一等，但却极其珍贵，尤其在《兰亭序》真迹殉葬昭陵之后更显珍贵。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兰亭序》就是这些向拓本和临摹本，如果没有它们，我们恐怕连《兰亭序》是什么模样都无法推断了。这些下真迹一等的本子，在当时对确立王字的正统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后世书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兰亭序》真迹被殉葬后，客观上为后世的兰亭论辩埋下了伏笔。这种争论在清朝时就已发端，到建国后《王兴之夫妇墓志》出土达到高潮，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个争论虽然最终也没有定论，但客观上却对宣传王羲之和《兰亭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进一步巩固了王羲之的“书圣”的地位和《兰亭序》是“天下第一行书”的评价。现在，随着书法史研究的深入和更多的证据面世，书法界和学术界更倾向于《兰亭序》的正面评价，但水落石出的日子却还要等到《兰亭序》真迹从昭陵中出土。

后人对《兰亭序》评价至高，所谓“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为百代法书楷模”。而方孝孺的评价更能让我们客观地认识《兰亭序》的地位和影响：“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能及也。”